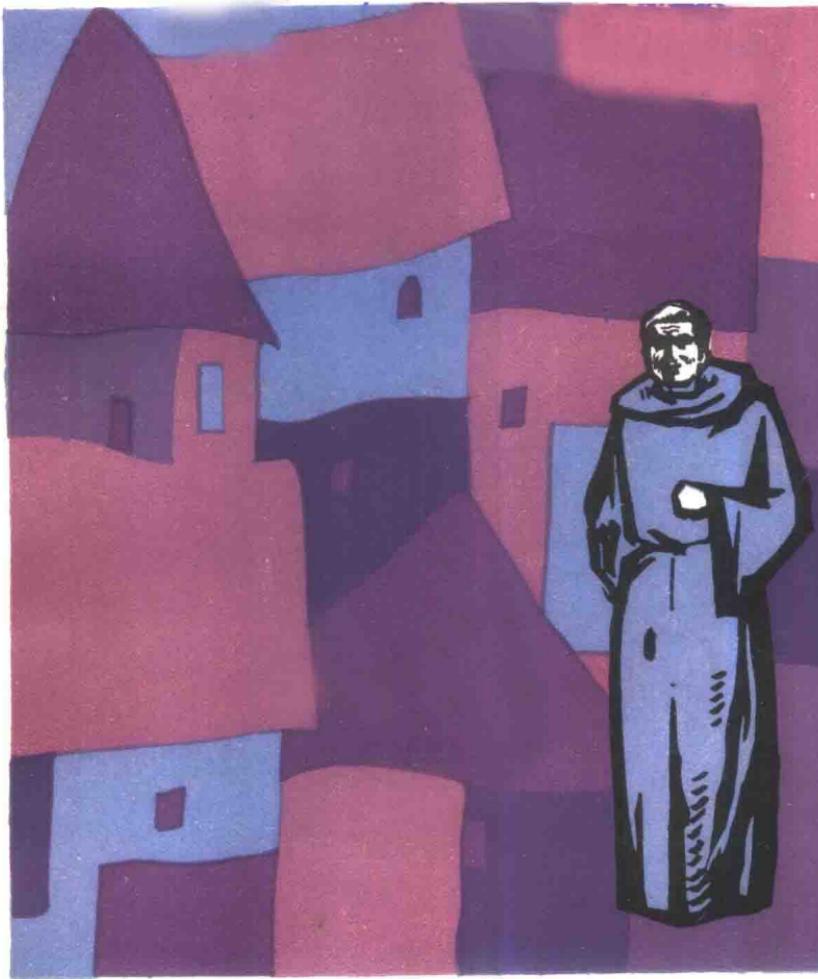


最后的遗嘱

纳吉布·迈哈福兹 著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最 后 的 遗 嘱

[埃及]纳吉布·迈哈福兹 著

孟 凯 译

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原名《命运的嘲弄》，是埃及当代著名作家纳吉布·迈哈福兹于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一部有代表性的历史小说。故事发生在埃及法老时代。胡福法老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，率领大军去杀害一个魔术师预言要当国王的婴儿达达夫，结果误杀另一婴儿。达达夫由女仆扶养长大。他在军事学院学习时，爱上一个农家女。后发现农家女即法老的女儿。法老因达达夫作战有功，同意把女儿嫁给他。王储急于篡位，但未遂身亡。法老在临终时得知达达夫即命中注定的王位继承者，便指定达达夫继位。正义终于获得了胜利。本书直接从阿拉伯文翻译。

最 后 的 遗 嘴

〔埃及〕纳吉布·迈哈福兹 著

孟 凯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武进村前印刷厂排版

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2 字数 136,000

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5,500 册

书号：10188·665， 定价：1.15 元

在孟夫城^①的白色围墙里，有一座永垂青史的王宫。神威的法老^②胡福·本·赫努姆陛下就住在那里。

现在，他正端坐在王榻上，面对着广阔的、鲜花盛开的御花园。他那缀金王袍在夕阳的余辉里闪闪发光。他安静舒适地靠在鸵鸟毛制作的大靠背上，胳膊肘撑在一个丝绒面的镶金小靠枕上。周围是他的儿子们和亲信大臣。他高高的前额和锐利的目光洋溢着尊严，他宽阔的胸脯、结实的双臂以及笔直的鼻子显示着力量。他是一位四十岁左右、仪表威武荣耀的法老。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时而环视他的儿子和近臣亲信，时而眺望远方。在那里，地平线隐没在椰枣树林的后面。他时而转向右面，遥望那一片永恒的高地，高地东面守卫着狮身人面石雕；高地下面长眠着法老的父辈；它的上面散布着几十万劳动者的尸骨。是他们用双手铲平了山包，劈开了岩石，挖出了庞大的金字塔的地基。法老想使这个伟大的建筑奇迹，世世代代扬名四海。

法老很喜欢这种家庭式的聚会。全家人坐在一起，既没有繁琐的仪式，也没有传统的束缚，他在他们中间只是一位慈祥的父亲，或者是亲密的朋友。他们互相交谈，从日常琐事直到重要问题，无话不谈。他们传诵着笑话，讨论着各种事物，以及命运作出的决定。就在那一天——神的意志要它成为我们故事开端的那个遥远的日子——话题转到了正在施工中的金字塔。胡福建筑它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永恒的归宿，作为他尸骨的安放地。当时建筑师密拉布——埃及由于他的卓越才干达到了建筑艺术的顶峰——向法老陛下介绍这项光荣的工程，他详细说明这项由他设计和主持施工的名垂千古的工程如何宏伟。法老倾听着这位建筑师朋友的讲述，同时想起了这项工程已经进行了十年，不禁有些焦急地对建筑师说：

“哎，亲爱的密拉布，我相信你的天才。但是，要我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不停地向我介绍金字塔的伟大，可我连一个台阶也还没有见到。工程已经开始十年了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给你集结了几百万强壮劳工，动员了我的伟大臣民中最有才华的技工。但是，至今我还没有看见那个预想中的金字塔出现在地平线上。而前人花费还不及我们百分之一的力量建筑的坟墓，却象在那里笑话我们白费力气，徒劳无功。”

① 又名孟菲斯城。曾多次为古代埃及法者的首都，位于现在的开罗附近。

② 古代埃及对国王的称呼。

密拉布深棕色的脸显出了不安，宽阔的前额上皱纹起伏，他细声细语地回答道：

“陛下，我并没有浪费时间和劳力。我充分了解自己的职责是要为法老建筑一座永恒的归宿所在，并使其成为超出埃及所有奇迹的奇迹。十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过，我们做出了任何伟人或神明所不能做的事情：我们在金字塔高地通往尼罗河的坚硬岩石中凿出了一条水渠，在高山上开采巨石，加工研磨——巨石在我们手中比面团还要听话。然后把这些巨石从最南端运往最北端。陛下请看！那些载满巨石的船只正在河中急驶，象座座高山在魔术师的符咒驱使下移动。陛下再看，那些专心致志在金字塔高地上劳动的人们，几千年的高山第一次被他们劈开了！”

法老高兴地开玩笑道：

“奇怪，我命令建筑金字塔，可你挖了一条河。你是不是认为你的法老是鱼王？”

法老笑了，在座的人也笑了。只有王储拉赫欧夫把事情看得很严重。他年纪虽轻，却既严厉又冷酷。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威严，却没有继承他的慈善。他对建筑师说：

“我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？我知道，桑弗鲁法老^①的金字塔用了比这个少得多的时间就建成了。”

密拉布把手放到前额上，很有礼貌地答道：

① 古代埃及法老(公元前2650—2600)，第四王朝的建立者。

“王储殿下，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、永远转动的、追求完美和更高理想的头脑。经过努力，它为我描绘出了一个伟大的蓝图，我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使它变成现实。请耐心等待吧，法老陛下，王储殿下。”

大家沉默了。这时候传来了法老禁卫军的军乐声：一队禁卫军正走过去换防，让另一队回营休息。法老思考着密拉布的话，当军乐消失的时候，他看着他的首相——孟夫城之主、帕塔赫神①的祭司胡梅尼问道：

“忍耐是法老的美德吗，胡梅尼？”庄严的微笑并没有离开他的双唇。

首相用手指捻着胡须，沉静地答道：

“陛下，我们不朽的哲学家、侯帝法老的首相卡古姆纳说，忍耐是一个人遇到挫折时的依靠，跟困难作斗争的武器。”

法老笑了。又问道：

“这是侯帝法老的首相卡古姆纳说的话，那么，胡福法老的首相胡梅尼又怎么说呢？”

首相庄重的脸上浮现出沉思的表情，他正准备回答，王储拉赫欧夫抢在他前面开了口，以一个二十岁的年轻王储的热情说道：

“陛下，正如卡古姆纳所说，忍耐是一种美德。但是这种美德不适用于法老，因为忍耐是指忍受轻蔑和困难。

① 古代埃及膜拜的众神之一，又译普塔神。

而法老的伟大是靠征服，不是靠忍耐。神祇赋予陛下的美德是武力，不是忍耐。”

法老端坐起来，两眼闪烁着光芒，若不是挂在双唇上的微笑，就会使人觉得这是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。他回顾着自己过去充满征伐的生活，虽然他已是一个四十岁的法老，却以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的热情说道：

“说得好，我的孩子。我为你的话感到幸福！是的，武力是法老的美德，也是所有的人的美德。众所周知，我本来只是一个小郡国的君主，后来成为整个埃及的王中之王。我靠什么从一个小君主登上国王的金銮殿？靠武力。那些野心家、叛徒、仇人时刻窥测方向，策划阴谋，企图消灭我，而我靠什么摧毁他们的谣言，斩断他们的魔爪，消除他们的影响？靠武力。努比亚人曾企图摆脱附庸地位，以他们的无知来掩盖叛变和暴动，难道我不是靠武力征服了他们，迫使他们顺从吗？我独据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我的话就是法律，我的意见就是圣旨，我的意志必须实施，难道靠的不是武力吗？！”

这时建筑师密拉布开口补充道：

“还有神意，陛下。”

法老摇摇头，不以为然地问：

“神意是什么？密拉布，不也是武力吗？”

建筑师很有自信地说：

“还有仁慈和友爱，陛下。”

法老用食指指着建筑师说道：

“你们这些建筑师就是这样！你们劈开顽石，但是心比晨风还柔和。我很喜欢跟你辩论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就明白了问题的关键：你，密拉布，十几年来一直跟这支强壮的劳动大军在一起，你最能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，知道他们想些什么，说些什么。在你看来，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服从我的意志，忍受劳动的辛苦？坦白地讲出来吧，密拉布。”

建筑师沉默了一会儿，在思考和回忆。众人都注意地看着他。然后，他以自然的、充满热情和自信的语调郑重地答道：

“陛下，劳工们分两类：一类是俘虏和外来的居民，他们干活儿象黄牛拉着水车转，并没有崇高的理想。不靠棍棒的残酷和军队的监督，是驾驭不了他们的。至于埃及人——绝大部分来自上埃及，是有自尊心、有耐力、有信仰的人民。他们承受磨难的力量是惊人的，对待困难是严肃的、坚韧的。他们知道为什么劳动。他们坚信，他们为之献身的艰苦劳动是神圣的宗教义务，是对他们所膜拜的主的贡献，是对代表着他们的、光荣的王上的顺从。他们认为，献身就是膜拜，磨难就是享受，巨大的牺牲就是高尚的人对永恒的历史做出贡献的义务。因此，陛下可以看出，他们在烈日炎炎似火烧的中午，仍然以霹雳般的双臂，以主宰一切的意志敲击岩石，口中还不停地唱歌或吟诗。”

在座的人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血液里流动着喜悦和自豪的激情。法老那线条明晰刚强的脸上现出了满意的表情。

他从软榻上站了起来——在座的人也跟着站了起来——在宽敞的阳台上慢慢地、庄重地踱着步子，一直走到最南端，然后举目眺望那片不朽的高原。在那个神圣的地方，游动着劳动者们长长的行列。他仔细观察那幅动人的景象：多么光荣伟大，又多么艰苦劳累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！难道几百万高尚的心灵应该为了他的荣誉而受难吗？难道这个高贵的民族，只能够把他们的脸朝向一个方向吗？难道这些就是他个人的幸福吗？

这种想法不时地困扰着他，也使他那颗充满自信和力量的心感到十分不安，它象湛蓝的天空中一朵游移的乌云，不时扰乱他的平静和幸福，使他心神不宁。此刻，这种良心的责备愈益加重。于是他背向高原，看着在座的人，那张愤怒的脸使大家吃惊。他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

“谁应该为谁献出生命？是人民为了法老，还是法老为了人民？”

一片沉默。气氛很紧张。只有大将军阿尔布比较平静，他用坚定的语调说道：

“我们全体——人民、长官、祭司，为法老而献身！”

赫尔萨迪夫王子热烈响应：

“还有全体王子！”

法老无可奈何地微笑了，不安的神情仍然明显地挂在 his 脸上。

他的首相胡梅尼说话了：

“伟大的舵手国王陛下！您为什么要把自己和人民分

升？您和人民的关系正如头脑和心脏的关系、灵魂和躯体的关系。您是人民的自豪和光荣的象征、尊严的保障、力量的源泉。人民为陛下献身，就是为他们自己的光荣、尊严、幸福而献身。这是为了爱，没有丝毫的屈辱和奴役；是一种美德，是深沉的爱，是崇高的爱国行为。”

法老舒心地笑了。他大步走回去，在镶金的软榻上坐下来。众人也跟着坐下。但是，王储拉赫欧夫却对他父王的忧虑感到不快。他说：

“陛下，您为什么要为这样的思虑扰乱了自己的平静？您登上王座是神旨，并不是人意。因此，您想怎样统治人民就怎样统治，无须去问他们您应该怎么办。”

胡福说：

“王子，当别人夸耀自己是‘国王’的时候，你的父亲就说‘我是埃及的法老’。”

法老大声叹了一口气，在座的人都听得见。接着，他又好象对自己说道：

“拉赫欧夫的话只适合对软弱的统治者去说，不适合对我强大的胡福讲。胡福是埃及的法老，埃及是什么？埃及是由众人的生命建立起来的大厦。个人的生命有什么价值？！与久远的未来和光荣的事业相比，个人的生命还不如一滴眼泪。我毫不犹豫地采取残酷措施，用铁的手段镇压，驱使成千上万的人服劳役。这一切不是因为我本性野蛮，或为所欲为。我的目光穿过广阔的宇宙，在展望祖国辉煌的未来。有一次，王后说我残酷、暴虐。不，胡福是

一位目光远大的统治者，他穿着虎皮王袍，胸中却有一颗天使般高贵的心在跳动。”

长时间的沉默。在座者原想有一次愉快的谈话，暂时忘掉繁重的公务。大家都希望在谈了国家重大的政事以后，法老会建议他们痛快地游玩，或者歌舞饮宴。但是法老在那些日子里，休息的时候总感厌烦，尽管这种休息的时间很少又很短。谈话以后应该休息了，法老却感到很烦闷，心神不宁地看着众人。

胡梅尼说：

“我给陛下斟上一杯。”

法老摇摇头说：

“我昨天喝了，今天喝……”

阿尔布说：

“让乐队奏乐吧，陛下？”

法老不耐烦地说：

“我早上听了，晚上听！”

密拉布接着问：

“出去打猎怎么样，陛下？”

法老还是不感兴趣，说道：

“我在陆地上打过猎，在海上也打过。”

“那么到树林或者花丛中走走？”

“难道还有什么美景没见过！”

法老的厌倦使众人不安。只有呼尔达迪夫王子向他父王提出了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建议：

“我的父王，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向您推荐一位神奇的魔术师，他能预言未来，主宰生死，他让什么东西存在，什么东西就出现。”

法老不说话了。这一次他没有马上反对，而是注意地看着他的儿子。法老曾经多次听人讲述过魔术师的奇迹，并以此作为消遣，这次他很愿意答应把魔术师请来，亲自看看。于是就问他儿子：

“这位魔术师是谁，呼尔达迪夫王子？”

“他就是魔术师戴迪，陛下。他已经一百一十岁了，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。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能够控制人和动物；有锐利的目光，可以预见未来。”王子答道。

法老更加注意起来。他突然感到一阵焦急和不安，于是问道：

“你现在就能把他叫来吗？”

“几分钟以后就能来，陛下。”王子愉快地答道。说着站了起来，深深地向法老鞠躬致意，然后就去找那位神奇的魔术师去了。

二

不多一会儿，王子呼尔达迪夫就回来了。跟他同来的还有一个人。只见这个人高个子，宽肩膀，目光炯炯，头发雪白，长髯飘拂，身穿宽大的袍子，手拄长长的拐杖。

王子躬身说道：

“陛下，让我向您介绍：面前的这位就是您忠实的仆人，魔术师戴迪。”

魔术师走到法老面前跪下，吻了法老脚前的地面。然后以震动心弦的声音说道：

“本·赫努姆大王陛下、太阳之光、众生之主，流芳百世，福星永照！”

法老赐他在旁边坐下，并对他说：

“你比我早来到这个世界上七十年，可是为什么从前我没见到过你？”

年迈的魔术师感恩地答道：

“愿主赐予陛下健康、长寿和力量。象我这样的人，只有被召见时才能来到陛下跟前。”

法老笑了，然后认真地看着他说：

“你真的有绝招吗？戴迪。你真的能够征服人和动物，真的能够预知未来吗？”

老人低下了头，胡须触到了胸前：

“是真的，陛下说得对。”

“我想看看这些奇迹，戴迪。”法老说道。

严肃的时刻开始了。人们睁大了眼睛，注意地观看者。戴迪并没有立刻表演。他僵立了片刻，好象变成了一尊雕像，然后微笑着，露出了闪亮的牙齿，迅速向众人瞥了一眼，接着对法老说：

“在我的右面，有一颗心不信任我。”

在座的人吃惊地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目光。法老很欣赏魔术师的洞察力，就问众人：

“你们当中有谁不相信魔术师有绝招吗？”

于是大将军阿尔布轻蔑地耸耸肩膀，走到法老面前说：

“陛下，我不相信魔术这种玩意儿，我认为这是无所事事的人玩弄的一种花招。”

法老说：

“你当着魔术师的面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？牵一头狮子来给魔术师，让我们看看，他怎样对它施用魔法，叫它服从他的意志。”

但是将军仍然不服气地对法老说：

“陛下请原谅，我看不需要狮子了，就让我站在他面

前，用我来试验他的魔力吧。假如他愿意，就叫他让我相信他，服从他的意志，让他来控制我吧。”

一片鸦雀无声。一部分人表现出不知所措的神态，另一部分人则现出好奇的样子。两部分人同时注视着魔术师，看他如何对付将军的顽固挑战。魔术师仍然泰然自若，两片薄而有力的嘴唇上仍旧挂着微笑。法老高声大笑，用戏谑的口吻对阿尔布说道：

“你心里害怕了吧，阿尔布？”

将军坚定地答道：

“大王陛下，我的心跟我的蔑视魔术这种玩意儿的理智一样，对我来说是同样宝贵的。”

呼尔达迪夫王子生气了，他厉声对将军说道：

“随你的便！法老陛下，请允许戴迪来回答他的挑战吧。”

法老看了一眼他的儿子，然后对魔术师说：

“好吧，让我们看看，你的魔术怎样征服我们的朋友阿尔布将军的傲慢。”

阿尔布傲慢地瞥了魔术师一眼，不屑地把脸转过去。但是，他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吸引着他的两眼，直盯着这个人。他愤怒地用力扭转脖子，想把两只眼睛从强烈地吸引着它们的力量下解脱出来。但是他无能为力，他的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戴迪那两只炯炯有神、象两块水晶一样反射着太阳光芒的明亮的眼睛。于是，阿尔布的两眼失去了光芒，面前一片黑暗。这个巨人垮下来了，他屈服了。

戴迪确信自己的力量已经起了作用，就站起来，指着自己的座位，用命令的口气对将军喊道：“坐下！”将军便乖乖地服从命令，象醉汉一样踉踉跄跄走过去，倒在椅子上，顺从得象个奴隶。旁观者发出一片惊叹声，呼尔达迪夫满意地微笑了。戴迪恭敬地看着法老，很有礼貌地说道：

“陛下，我能够使他绝不违抗我的命令，我命令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但是，我不愿意让我的祖国的一位伟大将领随我的意志进行表演。我相信法老陛下会理解我的心情。陛下是否相信见到的情形？”

法老点头，表示相信。

魔术师走到着魔的将军面前，用手指轻轻抚摸他的前额，小声念着一种咒语。将军渐渐苏醒了，四肢出现了活力，他又恢复了知觉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茫然地注视着周围，好象对他所看见的东西一点也不理解。然后他的视线落到了戴迪脸上，于是恍然大悟。他的脸立刻羞红了，不好意思正面去看这个可怕的人。他站起来，向自己的座位走去，地板上响起了他惊慌失措的脚步声。

法老向他笑笑，温和地对他说：

“你的朋友不是骗子。”

将军低下头来，轻声答道：

“神祇显示了力量，他的奇迹出现在天地间！”

法老对魔术师说：

“你有能力，技艺高强。但你是否能够预知未来？”